

洞中之光

刘建东

大的溶洞群。

双河溶洞的形成与水密不可分。在双河溶洞附近数百方米的范围内，连续分布着超1000米厚的岩层，岩层以白云岩为主体，与石灰岩类似，白云岩会在水流的侵蚀下缓慢溶解。双河溶洞就形成于这片7亿年前沉淀的白云岩层中。

二

贵州多山，山中多洞，洞中多奇迹。

光跃过下洞，接近更高的洞口，当地人称之为皮硝洞，海拔约857米。洞口宽阔，高约20米。洞口的景象有些破败：灰白色的荒土，呈高低起伏的土堆。这是人们在洞中采硝的痕迹，所谓皮硝之名便源于此。上世纪80年代，当地人进入洞中，发现白云岩质的洞壁上，覆盖着密密麻麻乳白色的碳酸钙结晶体。人们涌入洞中，将石膏结晶体敲下，背到集市中出售。如今，开采行为已被制止，但留下的痕迹仍然存在。

光在土堆之上的步伐开始变得犹疑不安，这漫长、弯曲而幽深的洞，令光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期待。光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也可以在每个角落留下光的种子。可当黑暗变得稠密而固执，像厚重的墙一样，光只能望而却步，停下了好奇的脚步，放弃了冒险，在洞口流连一番，便匆匆地逃出山洞，回到天空与大地的怀抱。

皮硝洞归于寂静、安宁。这是它生命的常态，在亿万年的时间长河中，永无尽头的黑暗便是一切的主宰，从一条细小的缝隙，长成一

条巨龙般在山中穿行的溶洞，似乎悄无声息，又惊天动地。溶洞喜欢黑暗与宁静的陪伴。与相隔不远的双河洞主洞不同，这是一个旱洞，洞内干燥，几乎感觉



2024年10月，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3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成果发布。图为法国洞穴科考专家在双河溶洞群内工作。 赵飞摄(新华社发)

洞中形态各异的石膏晶体。张益峰供图



不到穿洞而过的风，对于河流的回忆也要上溯到上万年。时间在洞中几乎是静止和凝固的。只有当极小的水珠，穿越黑暗的迷雾，由洞顶向下慢慢地滴落，跌落到地面上，才能感觉到时间的真实存在。

富含碳酸氢钙的水滴并不是连贯的，它滴落的过程缓慢悠长，在漫长的时光中造就奇迹。地面上光滑而微微突起的钟乳石，还留有上一滴水珠来临时的甜蜜回忆。在更加漫长的等待中，它以坚韧的意志，向上，向着洞顶上方坚硬的岩石生长并靠近，直到与水滴汇合。如果光如期到达，会发现这坚硬的石头看上去会非常柔软，如玉石般呈暗绿色或者灰白色。

三

溶洞舒展着身躯，在山体深处自由地行走。大约1000米之后，进入左侧的一个支洞，至一开阔处，洞顶平坦，铺满了蓝灰色的结晶，仿佛突破黑暗的包裹与压迫，放射出它固有的光芒。

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青石沉积洞穴。穿过需要弯腰才能通行的狭窄通道，空间豁然开朗，地面上白色的粉尘增多，两侧的洞壁让黑暗屏住了呼吸。无趣而单调的洞内，竟突然丰富了、活跃了，仿佛沉寂的洞窟活了过来，生动起来，成了一个热闹而琳琅满目的世界。

石膏的沉积物在这狭小的空间内，得到了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它成长的过程或许过于漫长而没有约束，却蓬勃、拥挤而热烈。洞壁上、洞顶，甚至地面上，只要有充足的条件，它就可以附着在任何地方。

此时的黑暗有些无地自容，它宁愿退却，让光深入到这洞的腹地，照亮这令人心动的景致。

石膏晶体或相互依偎簇拥着依附于洞顶，犹如满天的星斗；或无

所顾忌地伸展着曼妙的腰肢，呈现各种匪夷所思的形状，卷曲如蜗牛，挺直如石柱，绽放如花朵……它们或坚硬如水晶，紧紧地与洞壁拥抱着，显得亲密无间，如同手足；或柔软如丝如棉，轻轻地黏在石壁上，它们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有一丝的风滑过，它们就可以妩媚地摇曳和舞蹈，或者完全脱离开石壁的束缚，飘浮到无拘无束的半空中。

黑暗触摸着这些精灵般的个体，这让它枯燥而霸道的占有多了一分情趣，它为自己能够淹没它们、抹杀它们美丽的外表而洋洋得意。可黑暗仍然能够感觉到光的危险，它知道那不是错觉。每一个晶体内部，都仿佛有着光的汪洋。当光线来临，这石膏就会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就会激发出它身体最深处耀眼的光华，雪白的、晶莹的、透明的……各显身手，光芒四射。石膏晶体遍布洞中。虽然它以光华夺目，但它内敛、低调、含蓄，甚至不知道光的热烈与奔放，不知道自身的绝世容颜。这种听上去极为普通的物质，在亿万年的孤寂与黑暗中，孤独地聚集与收纳，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游玩。



在山东青岛即墨东北部有一座古老的城所——雄崖所，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是当时重要的海防军事要塞。走进这里，只见它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在胶东半岛的海岸线上。眼前是斑驳的古城墙，它们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屹立不倒，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城墙上的砖石，每一块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当年戍边将士的英勇无畏。

一走进雄崖所，狭窄而古朴的街巷便映入眼帘。这里的房屋错落有致，屋顶的青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岁月的光芒。漫步其间，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古代居民在这里安居乐业的生活气息。

而在雄崖所和更广范围的青岛地区，一直流传着“小云南”移民的说法。据说，在明朝初期，随着卫所的设置，许多居民从云南一个叫作乌沙卫的地方迁徙至此。他们主要分布在青岛、烟台、威海一带。其中，人数以青岛为最；在青岛，人数又以即墨为最，以至于即墨有“小云南”之称。

关于祖先缘何源自云南？当地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一说，古时候，一场震惊世人的水灾降临在山东地区，位于今平度北部、高400米左右的两目山被淹没两次，故又称“两没山”。洪灾后，满目疮痍，人口锐减，于是官府令大批云南百姓迁徙到山东地区，以补充当地人口。由于路途遥远，路上每有想小憩的时候，移民人们就让押解的兵丁给他们解开双手，因此当地人便有了管小便叫作“解手”的习惯。

二说，永乐年间，今山东一带曾一度成为南北交战的主战场，以致山东特别是今莱西、即墨一带人口锐减，于是战后从云南引入移民以补充胶东地区的人口。

三说是清军入关后的战乱导致山东尤其是即墨、城阳等地人口锐减，之后从外地迁来的大批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云南。

历史上，明代自京师到郡县设立卫、所。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在云南设立卫所，其中有乌撒卫。所谓乌撒卫或许乃乌撒卫谐音。史载，明朝洪武元年至洪武七年，倭寇曾大规模侵袭山东沿海地区，特别是莱阳、即墨、胶州、诸城等地受灾沉重。鉴于此，山东的鳌山卫、雄崖所守御千户所、灵山卫、大嵩卫等纷纷设立。为进一步加强山东沿海防务，明朝中央政府调调云南的卫、所充实当地力量。

此外，代代相传的某些村志和家谱也提供了一些佐证。如今，青岛即墨金口镇南阡村万姓、古阡村金姓、段村镇段村刘姓、鳌山卫街道院上村孙姓等，皆来自乌撒卫。平度市万家镇万姓来自云南镇康县南关万家沟。

青岛有个「小云南」

王素平

据即墨辛戈庄村的《张氏族谱》记载，当地张氏的祖先张徽、张清兄弟二人均自乌撒卫分别调任到鳌山卫、浮山前所。即墨蓝家庄村《蓝氏族谱志》记载，当地蓝氏的祖先从云南以军职调任鳌山卫。从上面也可以看出青岛“小云南”的移民传说有着合乎情理的历史逻辑。

如今，我们依然能从胶东与云南相似的一些传统习俗和方言中，寻找到“小云南”移民的痕迹。这里一些独特的祭祀仪式和风俗，就像是历史留下的记忆符号，等待着人们去解读。比如，胶东部分地区在丧葬习俗方面流行“送魂”，即送逝者的灵魂回西南的仪式。司仪在葬礼上喊“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西南去——”据说这是引导逝者魂归祖上来源地——云南。

家谱是民间的家族记忆，对祖先源流和世系流传有较为清晰的记载，对于研究区域宗族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民间传说则体现了普通百姓的历史记忆和阐释，他们对史实的解释虽然难尽信从，但折射了某个区域社会心态发展史，可以反映出该区域民众生存、发展和生活历程中的群体变迁和文化信仰。

从古迹生发传说，从传说触摸历史，青岛“小云南”只是中华文化遗产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它讲述的是中华大地上一个个跨越南北、贯穿古今的文化故事，记录鲜活生动的久远记忆，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雄崖所见证了“小云南”移民在这里生根发芽的历史，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也提醒着人们，正是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辛勤耕耘和努力付出，才换来今天的繁荣与昌盛。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广西：为传统村落搭建“数字化未来”

本报电(庞革平、李莹婷)普查一测绘一孪生一重生，以数字化方式留存乡愁记忆，让传统村落通过数字化实现“永生”。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建立的传统建筑数字化保护模式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第二批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在全国进行推广。

据了解，灌阳县运用倾斜摄影、三维扫描等先进技术，数字化展现了村落的基因特征，完成了有关建筑的数字建档、数字测绘和三维孪生建模工作，并制作了传统建筑建造技艺解构演示视频。

散布在广西各地的传统村落，是

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广西积极推动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工作，开发了广西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信息平台，指导51个建成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目前，广西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信息平台已收录19处历史文化名镇、87处历史文化名村以及792处传统村落的信息，包括影像图片、村落档案、位置信息和保护规划等。其中，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77个中国传统村落还开展了矢量范围采集和三维建模工作，采集范围39.93平方千米，初步形成广西传统村落建设基础数据库，为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图片新闻

安徽铜陵：

湿地公园冬景如画



近年来，安徽省铜陵市加大对城市湿地资源的生态修复和保护，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图为位于铜陵市铜官区的西湖城市湿地公园。经过多年的整治和生态修复，这里已成为众多候鸟栖息越冬的好场所，也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肖本祥摄(人民视觉)

冬游「金城」



图为游客正在兰州老街灯会观赏彩灯。

陈永刚摄(人民图片)

日子到了数九寒天，西北的气温总是在0摄氏度上下徘徊。甘肃兰州又被称为“金城”，“两山夹一河”的地形让黄河穿城而过，河风夹着寒气呼啸在黄河两岸。

然而，冬季文旅却在“金城”逐渐“升温”。距离黄河不到2公里的兰州老街是当地的知名景点，在仿古风格的建筑群中，各类餐饮、服装店铺以及“国风”十足的特色店铺和集市比比皆是。岁末年关，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穿着汉服的年轻人，也有带着老人、小孩逛街的一家人。

李懿航经营的店铺就在兰州老

街入口处，店面一分为二，一边是名为“苦水制造”的咖啡馆，另一边是银饰店，店里店外都是拍照、“打卡”的客人。

“最近来游玩的本地和外地游客都挺多，现在的月营业额在10万元左右。”李懿航说。

在李懿航看来，如今的游客更加注重体验感，对商品和服务的要求更高，因此他也与时俱进，将当地特产的“苦水玫瑰”加入咖啡和甜品中；银饰店不仅提供定制服务，还可以让客人自己动手制作银饰，“客人要的就是独特的体验，只要能顾客满意，就

不愁生意。”

兰州老街运营管理中心运营经理韩玉龙介绍，2024年，景区将沉浸式体验作为打造重点，一年四季为游客提供特色服务。入冬以来，该景区的游客量同比增长约50%。同时，为了迎接新年，兰州老街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新春超级市集”“落日音乐会”等活动，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游玩。

“2024年兰州的文旅热度高，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我们这里平均每月的游客量在100万人次以上。”韩玉龙说。

沿着黄河从东往西，新光影